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三

宋 劉敞 撰

昭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災也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為也已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傳曰鄭災子產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使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使商成公徹司宮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使城下之人五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亦如之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六月邾人入鄆鄆者何國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己卯地震秋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
以書葬討之矣此未有言討之者其曰討之何以止之
自討為討之止之自討奈何許悼公瘞太子止進藥焉
悼公飲之以卒止曰是我弑吾君也不立乎其位以與
其弟虺哭泣歌飢粥啗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此止之自
討也君子以為盡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
凡在宮者殺無赦止弑其君而莫之討其謂之盡何春

秋原情止之情以忠信為之也止之情以忠信為之則
曷為加弑焉爾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世子止不知世醫
不知嘗藥以陷於大故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以其義為已討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未有言自
者此其言自鄭何自鄭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

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蔑乘髦馬不蚤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有人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蹠衛謂之輒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兄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兄輒言不能親親也千乘之國亦大矣而盜得以

殺其兄故君子閔焉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入于宋南里
者何入宋而居於南里也蓋中國而守之然則於何畔
或曰畔乎陳也或曰畔乎楚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味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

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傳曰諸侯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使蘧越助之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乃出華氏大蒐于昌間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

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何言乎王室亂亂自
內作者也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傳曰景王太子早
夭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傅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
伯傅王子朝者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為尊卑也微
國人莫知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
兵以相攻於是大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何
行其意也貴則行乎賤大則行乎小事君臣也曷為以

行其意言之譏何譏爾君昏不能正國危不能正亂而後謀之猶行其意者也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謂之王猛何正也生名之死亦名之其曰居于皇何正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言入何不嫌也曷為不嫌以宗廟為內也王城者何天子西都也冬十月王子猛卒王猛則其曰王子猛何王子猛云者王之子猛也其不曰王子猛何別嫌也嫌也別之終也正之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惑邾人之愬以執叔孫使叔孫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之命介子復回在請使當之不然不敢廢周制乃不果坐館之於莒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晉人曷為圍天子之邑子朝之黨在是也天子蒙塵于外諸侯必奔問官

守稱晉人惡其微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
以見罪惡也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
來奔傳曰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之人國人患之
又不事齊其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
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莒人立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其言敗何詐之也其詐之奈何楚令尹帥

諸侯之師以伐吳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令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以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乃搖心矣可大克也吳子從之三國奔諸侯亦奔楚師還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臣子辭也尹氏立王子朝此

已立矣其稱王子何其意不當也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何言乎有疾有疾所以見無疾也然則其言乃何乃難辭也蓋建於有疾而反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叔孫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賢也何賢爾不順乎季氏也其不順季氏奈何昭公孫子齊叔孫婼使而反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意如曰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嫪于是從公子齊言曰：請安衆而納公。公命之歸，意如有異志，嫪惡其給，也不可以並立乎國。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遂自殺也。叔孫嫪之智，則未；叔孫嫪之忠，則盡矣。然則曷為不於其死焉？褒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晉人執叔孫將以辱之，則不能屈；將以劫之，則不能奪；使求貨焉，則不與；暮年而辭之，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敢致諸從者。以大夫聘於諸侯之

禮享之而歸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言上辛何郊用辛有上辛則有下辛矣言一月而再雩也齊侯唁公子野井唁者何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積惡

季氏謂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如何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遂伐季氏圍之季孫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

不如許之是其徒多矣曰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畜也又弗從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氏亦入殺邠昭伯而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昭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
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
君不忍加之以鈇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
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
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
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
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
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幣為席以輦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

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此其稱齊侯何稱人者授之也稱齊侯非授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其言至自齊居于鄆何道義不外公也夏公圍成成者何孟氏之邑也曷為圍之不聽也天子微諸侯僭諸

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脅公圍成君言異國然彊不義之至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親弑僚者闔閭也其稱國以弑何稱人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闔閭弑僚則曷為以衆弑君之辭言之謁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

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也楚殺其大夫卻宛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卻宛之累上奈何楚令尹囊瓦賄而信讒費無極比焉謂囊瓦曰卻宛欲飲子酒又謂卻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卻宛曰我不足以辱令尹令尹來辱為惠已甚吾何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

禍子卻宛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之則信有
焉不往使大夫攻卻宛殺之其家然則卻宛之罪何卻
宛之為人臣也知無極之讒而不能戒逢囊瓦之欲而
干之古者家不藏甲飲酒必以禮卻宛之道足以殺其
身者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
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

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曷為唁公唁公不得入于晉也公曷為不得入於晉季孫氏不使得逐於晉以乾侯寄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

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
無魯也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
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章羽何以名貶
曷為貶賤也其賤奈何吳子伐徐防山以水其城章羽
不能守斷其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唁而復之使
其邇臣從之自是走之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公在外其言會何以公命守之也荀躒曰寡君

使蹀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
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
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
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
侯會于適歷矣則曷為唁公唁公使之入也荀躒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其宗祧以
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走
而退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謂季孫曰君
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駒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意如
必與君歸公將從之從者脅公不得歸秋葬薛獻公冬
黑肱以濫來奔黑肱者何邾之別子也曷為不繫乎邾
濫邾之別封也邾之別封其不曰濫黑肱何非天子所
封故不與得專封之稱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四

宋 劉敞 撰

定公

元年春王何以無正月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定之始
非正始也其非正始奈何定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
昭公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行及務人而立公
子宋焉喪至于壞墮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

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正月者正即位也定之即位後未可以言正月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人者何晉大夫也晉大夫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大夫在外其曰專執何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是專而已矣其言于京師何于京師者以王事討也其以王事討奈何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鄆吾役也為是執之夏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
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
位天子崩七日而殯諸侯薨五日而殯沈子曰定君乎
國然後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
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
宮非禮也冬十月實霜殺菽何以書記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及何
災自雉門始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公室也雉門天子應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
諸侯盟于皋鼬此一會也曷為再言公非一會也何用

知其非一會也會而盟者不復言公公及諸侯盟于臯
鼫非一會也于召陵齊國夏存焉于臯鼫不言齊大夫
非一會也然則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
何欲治楚而後不能也諸侯曷為欲治楚蔡昭公朝于
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
三年然後歸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若大川以其子及大夫之子質於晉以請伐楚
晉於是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

使大夫臨之盛矣晉荀寅求貨于蔡蔡人弗與旣而辭諸侯會于皋鼬亦無事焉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入郢自皋鼬之盟始也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者何劉子也內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以其嘗會諸侯天子為之赴也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亡爵故不與爵稱也然則其名何卒從主人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進也曷
為進之吳彊國也自卑以聽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成
伯討焉其成伯討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
以干闔閭闔閭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復讎于
楚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
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及蔡侯不
得志于皋鼬楚復伐蔡圍之蔡請師於吳子胥復曰蔡
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為

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此楚囊瓦也其稱人何見一貶
焉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乎
道也其反乎道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
蓋妻楚王之母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於蔡於越入
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
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罪惡見者貶絕以

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使言上客者也其曰季孫斯仲孫何忌何是非常使也是非常使者何陽虎將作亂殺三桓以取魯國彊二子者聘於晉使之請己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蓋魯之亂自此始

矣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范氏趙氏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子必死已范獻子果怨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此仲孫何忌也其謂之仲孫忌何二名也二名者何更名也一名更名非禮也名者所受於親者也古者已孤不更名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齊侯鄭伯會于鹹召衛侯衛侯將往諸大夫畏晉不可使北宮結往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從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

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伐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予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曷為竊乎寶玉大弓也陽虎

拘季孫孟孫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賕而鉸其板曰某
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
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
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臣
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季
孫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臨南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季孫曰往也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
衢臨南駟馬入于孟氏陽越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公

斂處父帥甲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
其人曰追其將至陽虎曰魯人聞予出喜於微死何暇
追余其人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
許陽虎入于謹明年走之齊寶玉大弓者何夏后氏之
璜封父繁弱周公之分器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何
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非重寶也蓋貴天子之命

先祖之守也然則惡乎得之陽虎反之陽虎竊寶玉大弓則曷為反之虎將走之齊齊人弗義其盜也反之以求說焉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

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聞之遽止之謂晏子曰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而已矣於是歸魯鄆讎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

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
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
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
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其強脅之奈何宋
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畀之公子地
有白馬四景公之嬖桓魋欲之景公取而朱其尾鬣以
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景公閉門而
泣之目盡腫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

馬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反子地出奔陳景公弗止
辰為之請景公弗許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國人出
君誰與處於是暨仲佗石彊以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為謂之從出
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不可事
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夏四月秋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
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
為墮郈墮費費季孫之邑也郈叔孫之邑也彊且亟畔
故墮之何以書譏何譏爾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禦患之
道盡矣而慮亂之道不足也唯及誰身之謂乎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
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圃大蒐于

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
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保晉
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
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蓋
與君為市也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人雖謂
之不要君吾弗信也其是之謂與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
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
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
來歸賑賑者何俎實也祭肉也腥曰賑熟曰膾賑膾以
親兄弟之國受賑禮也歸賑非禮也蓋牽而致之也衛
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
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其言來會公何譏何譏
爾譏不朝而會也諸侯無事相見于郤地曰會于祖廟

曰朝來會公非禮也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曷為不言其所食慢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
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壬
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喪急事也故以奔言之諸
侯之喪諸侯奔之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妣氏者
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未
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冬城漆

春秋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五

宋 劉敞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麇鼠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潞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曷為三人伐而一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其稱世子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蒯瞶之為正奈何衛靈公之夫人南子通乎宋朝蒯瞶患之入而謂夫人夫人啼而走趨公曰蒯瞶將殺予公執其手

與之登臺而逐蒯瞶蒯瞶奔宋納者與納也曷為不納
于衛而納于戚衛立輒矣輒者曷為者也蒯瞶之子也
蒯瞶之子何以得立靈公遊於郊公子郢御焉靈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郢不對他日又言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及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之命也對曰郢異於他
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以拒蒯瞶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

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
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
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大夫
者罪累上也公子駟之累上奈何楚子圍蔡蔡人不能
守使男女別而繫以聽命焉楚師還蔡請遷于吳吳人
許之既而悔之吳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說哭而辭墓自是徙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戚也曷為不

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為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說者也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乎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

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而後諱諱之曰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

古者諸侯或為禘或為祫雖毀廟必升食于太廟有諱之道存焉爾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者是非伯討也戎蠻子去楚即晉楚人謂晉人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於是執戎蠻子歸于楚猶曰京師楚也戎

蠻子赤何以名執而名者不反之辭也楚人旣得戎蠻
子為之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其遺民至而盡俘以
歸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何亳之社也亳亡
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國之社蓋屋之屋其上而柴其下亳社災何以書記災
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
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

百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
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之以月筭者以
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邾瑕邾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內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
還會吳于柰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
陳乞弒其君荼陽生入于齊則其曰陳乞弒其君荼何
陳乞君之陳乞廢之是以加弒焉陳乞君之奈何齊景

之子六人陽生長而愛荼將立焉謂陳乞曰吾欲立荼
何如陳乞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不欲立則不
立君如欲立則臣請立景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
賤匹貴少陵長亂之本也君用讒人之謀臣恐後之人
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而成其利者景公不聽陽生謂
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
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

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陽生旣踐阼使朱毛告于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

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陽生悔其言使朱毛遷荼于駘而殺之是以謂之弑其君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孰入之公也公則何以不言公諱也曷為諱公一闔廬也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獻于亳社囚于負

瑕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其不言
鄙何受之也曷為受之猶曰吾過矣入邾以其君來吾
過矣公入邾處其公宮使衆宵掠邾之臣茅夷鴻以束
帛乘韋走之吳而請救曰魯弱晉而速吳馮恃其衆背
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
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吳子從之夏齊人取讎及闡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子

益來也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其名何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傳曰邾子益為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公子革以為君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
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
為受之奈何蓋伐畏也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
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為此
戰也云爾秋七月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用田賦者何藉田為賦也何以書
譏何譏爾古者取于民也有常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
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薨命於天子然後成
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人不命
於天子也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
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災也此非災

之月其曰災何厯不得其正也魯有螽季孫問於仲尼
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
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進也吳進奈何
吳主夫差與晉定公約會于黃池晉侯不可夫差曰天
子有命周室卑約煮獻莫入無以共事上帝鬼神用命
孤糾合一二兄弟之國孤將守吾先君之班爵不敢進

退恐事之不集為諸侯笑君其圖之晉侯懼許諾吳於是始為諸侯伯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何仁獸也傳曰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

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狩非其時書此其時也何以書為
獲麟謹也狩非其地書此其地也何以書為獲麟謹也
何謹乎獲麟麟之為物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子曰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後世知我
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然則何以記乎魯約史記
引孔子之言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
於夏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宋不足徵也吾

於殷得坤乾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
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乎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春秋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備
采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我道窮矣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則未知
其為然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建諸天地而不
謬質諸鬼神而不惑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春秋傳卷十五